#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

唐 元稹 撰

## 詩

酬張秘書因寄馬贈詩

丞相功高厭武名牽將戰馬寄儒生四蹄筍距藏雖盡六尺鬐頭見尚驚減粟偷兒憎未飽騎驢詩客罵先行勸君還郤司空着莫遣衙參傍子城

春遊 此一篇乃白樂天所書錢穆父在越模刻于蓬萊閣下今亡矣

酒户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小欄干

夢遊春詞三十六韻 樂天集云七十韻是今盡缺其半矣

昔君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淺漫谿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池光漾

彩霞曉日初明照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
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間俳佪意猶懼閒窺東西閤
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鉤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
嚮人將寤鸚鵡饑亂鳴嬌猩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
遥相諭鋪設繡紅茵施張鈿妝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
瑚樹不見花貌人空驚香若霧回身夜合偏斂態晨霞
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屨
批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姸脂粉薄闇淡衣裳故最

是紅牡丹雨来春欲莫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自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蕣玉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古豔詩二首　即傳所謂立綴春詞二首是也

春来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闇無人語
惟有墻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隂藏等閒弄水流花片
流出門前賺阮郎

古决絶詞三首

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為庭前紅槿枝七月七
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莫飛去一任東西南
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

如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抛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旣决絶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

噫春氷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絶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若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旣不我先又安能

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别黄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曈曈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知生死别天公隔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决絶

離思詩五首

自愛殘粧曉鏡中環釵謾篸緑雲叢須臾日射臙脂頰
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縵繞堦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
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嬾回顧
半緣脩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

可憐枝葉度殘春

雜憶詩五首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内裹

玉櫳深處闇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

潛教桃葉送鞦韆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闇辨香憶得雙文朧月下

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低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

滿頭花草倚新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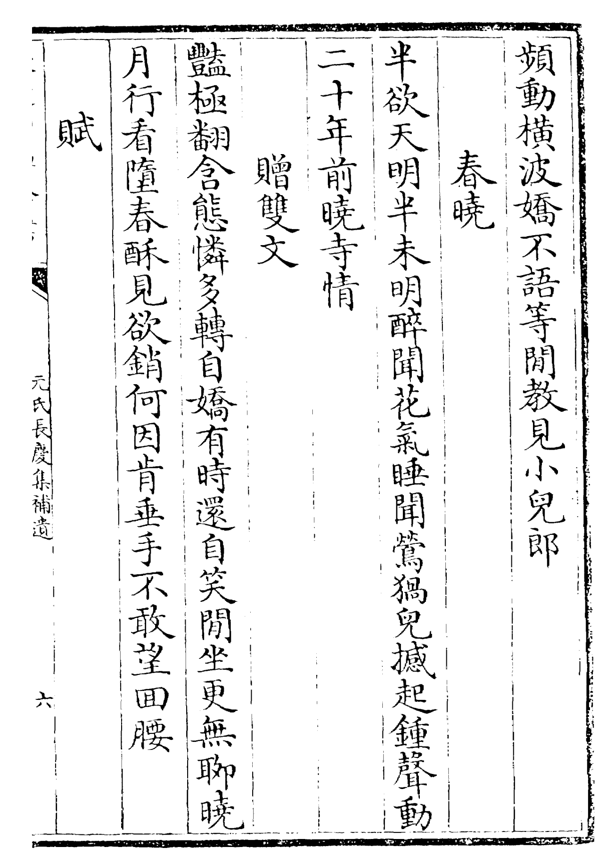
春氷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裏

鈿頭雲映褪紅酥

鶯鶯詩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闇淡粧夜合帶煙籠曉日

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



頻動横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春曉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猧兒撼起鍾聲動

二十年前曉寺情

贈雙文

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曉

月行看墮春酥見欲銷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賦

大合樂賦 以王者之政備于樂聲為韻

樂者制也所以道天和全人性故作之以崇德審之以知政王者敬其事而闡其道順其時而行其令逮夫季春戒期乃命有司且曰群萌達矣播樂安之重以國經不可闕躬理必以時訂一作將齊度於節奏被選樂於聲詩撰乃吉日總於樂師是用資於誨爾亦無忝於命夔由是司儀辨等庶工守位備絃管之聲陳匏竹之器柷敔邐迤而就列簨虡嶙峋而居次克展禮容而告樂備

天子於是率九卿曁三事必虔心而有待俾陪扈而斯致旣親睹於宮懸又何假以庭試若乃曲度是并不可殫名雜以韶頀閒以英莖追宣尼之前聞是能忘味念師乙之舊說各辯遺聲考彼廢興存乎清濁安以樂且知治世之音哀以思不雜異方之樂類飛聲於垂仁等潤物於流渥足使魏文侯之卧聽已悟前非吳季子之備觀難施先覺旣盡美矣又何加乎諒從律而罔惑將克諧而不渝必在聽和知其樂也洩洩是惟反朴變其

風也于于具舉不患乎聲希統同寧貴於和寡奚必響鈞天之靈貺而有殊焉想洞庭之異音更思古者誠夫天祚我皇恩歷遐邑掩邃古之嘉樂軼三代之盛王竊賀聲明之巨麗敢聯雅頌之遺章

簫韶九成賦以曲終九成百獸皆舞為韻

聖人順天道防人欲布和以調其性宣樂以察其俗氣將道志五聲發以成文化盡歡心百獸率而叶曲茫茫大空樂生其中聲隨化感律與天通交四氣之薄暢貫

三光乎昭融將君子以審樂故先王以省風致同和於天地諒難究其始終惟樂之廣于何不有包隂陽兮不集不散降神靈兮或六或九故季札聆音而感深宣尼忘味於耳盈昭覆幬兮煦嫗召游泳以飛走演自窅冥發於性情將不動而為動自無聲而有聲五者通三我則貫三才而作陽數有九我則至九變而成不然者何以調大中何以繼光宅作終樂於數四歷君子之凡百其聲轉融其道彌赫大哉至樂于以洪覆妆之而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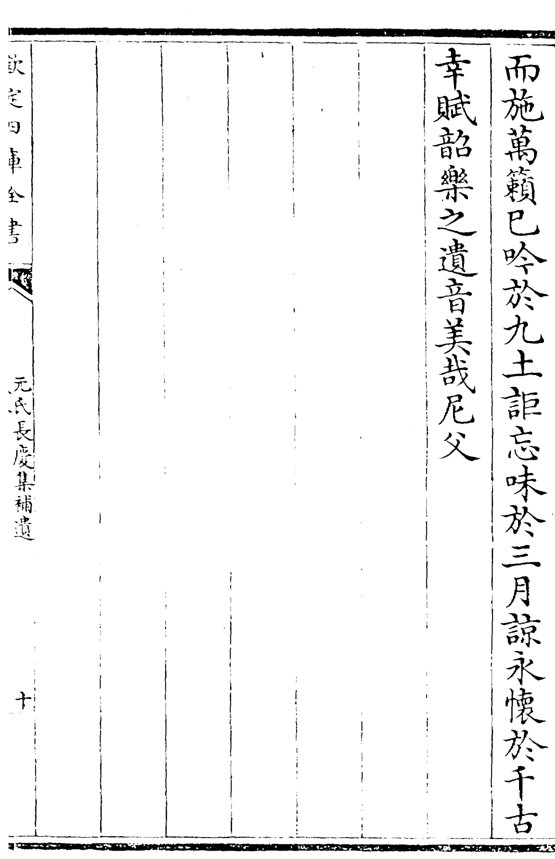
希夷張之而散乎宇宙感八神與地祇格靈禽與仁獸扇風化而以攢則雍熙之可就大韶命曲大章同濟既和且樂亦孔之皆且簫為器之所細鳳為王之所懷若滤灑之音感清淨之化乖則歌已而於狂客孰来儀於克諧恭惟我君配天作主命工典樂考法師古泱聲教之汪濊合堯禹之規矩士有聞韶嘉於藴道擊壤希乎可取同鳥獸之歸仁承德音而率舞

## 聞韶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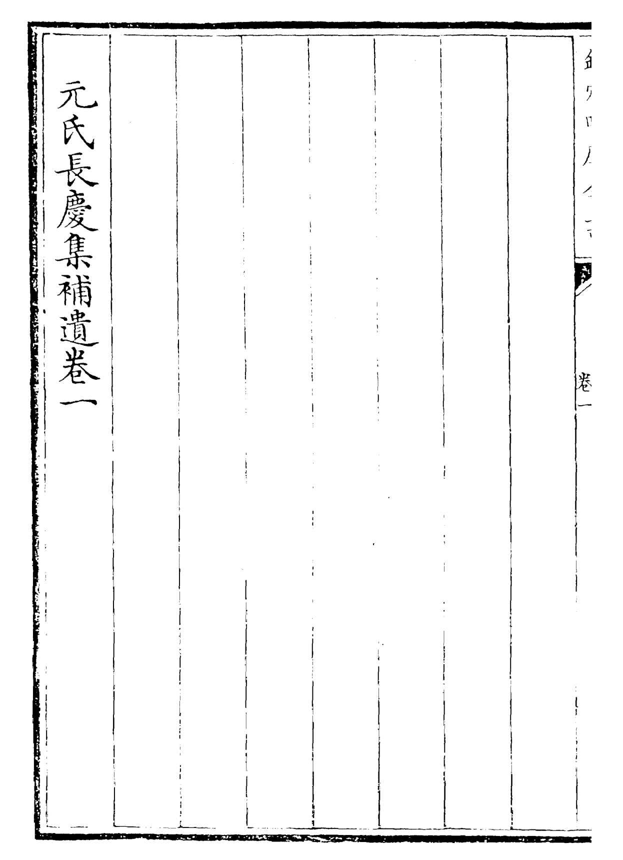
以宣父在齊三月忘味為韻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斯過聆竒音之孔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匱樂亦無荒若克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仞之墻驗則足徵用之可貴聖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音而四直孰謂其聾致六府之和平自忘於味省風而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懣遊於魯地穆公徒響於鈞天曷若觀率一作于舞聆薰絃變態罔已周流自然可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賢至若

清磬虛徐朱絃踈越鼗鼓以之迭奏笙鏞於焉間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表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頀也有慙鈞化歸於二八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驗率舞於百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闗自衛而來儻俟風移有移從周而改愔愔不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覩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寥天滌爾



而施萬籟已吟於九土詎忘味於三月諒永懷於千古
幸賦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六 集部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二

唐 元稹 撰

啓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

某啓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禽吴元濟歸斬闕下功高振古事絶稱言億兆讙呼天下幸甚某聞舉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群疑未亡而計先定者謂

之智日者天棄淮蔡蓄為汙瀦五十年間三后垂顧耶爾元濟繼為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為利聖上以睿謨神算方議剪除群下守見習聞咸懷阻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内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三軍保任一意誅鋤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閤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吴冦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況某早趨門館抃躍尤深僻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

踴躍徘徊之至

上興元權尚書啓

某啓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以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来貞元而下閤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卒不能効互鄉之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閤下麾蓋鈇棨玄纛青旌晨一作泉皆可疑魚符竹信車朱左右轄府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刻節而揔制之則某實爲環

内之州司馬而又移族謁醫在閤下治所私心懽欣願改前恥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憐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復脫於通由是生心悉所為文留置友善異日善惡不忘於朋類耳筐篋之内遂無遺餘方創新（一作雜）詞以須供（一作洪）贄不幸瘧痰暴侵手足沉廢恐一旦神棄其形終不得自進於閤下因用官通已来所作詩及常記憶者共五十首又文書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戲難紀并在通時叙詩一章

次為卷軸封用上獻塵黷尊重帖伏迴遑謹以啓陳不宣謹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一作岐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黷一作微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一作躍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

餘年矣間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孟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痺一作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集作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一作宋玉非安相倣傚一作教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一無於字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一自字作目

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
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
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
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
為詩者復相放傚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
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
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以自
明始聞相公記憶累句已来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厦

便不摧壞永為版築之娛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為無用矣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表

論裴延齡表

臣某言臣昨二十五日宰臣伏宣聖旨以陸贄敗官罪

狀不可書於詔命陛下慈仁愛人恩宥愚直仍令後有
所見得以上聞臣忝職諫司不勝大幸臣等前所上表
言陸贄等得罪之由起於讒構此皆延齡每自倡言以
弄威寵及奉宣示奸詐乃明陸贄久在禁垣復典樞要
令之譴責固出聖衷竊以李充勵志卹人勤身奉職惠
愛之化洽於細微頃以公事之閒與延齡相敵未貶之
月延齡亦以語人讒構之端群情是惑臣聞大臣之體
出於讒辭安可持密勿之言為忿怒之柄朝廷側目遠

遐揺心百官素不能親附延齡者屏氣私門不知自保
陛下聖徳下照物無所遺豈獨厚於一夫而乃薄於天
下伏惟發誠謹中官備問閭里有言延齡無罪李克有
過臣實僥眇敢逃天誅李克覆族亡家於臣何害事關
大本不敢自私延齡奸計萬殊方司邦賦必能公用財
賄陰結匪人則他時之過彰聞路絶伏以貞觀遺訓日
經宸心去其邪謀以慰天下幸甚幸甚臣不勝懇迫之
至

又論裴延齡表

臣某言間者陛下親授臣以直言之詔又命臣以言責之官奉職以來未嘗忘死誓將忠懇上答鎔造竊以裴延齡𣿧損聖德瀆亂典章逞其心欲以蠹毒黎元恣其苛刻以動揺邊鄙弄陛下爵位以公授私人盜陛下威權以誘脅忠善賢愚注耳朝野同辭臣固不敢飾其繁文再擾聰明所以晝夜感憤不能自寧者以陛下執刑賞之柄不僭在人延齡狡詐公行曾不為念伏見去年

十二月五日敕度支計管李玘配流播州張勛配流崖州仍各決六十斯則延齡自快怒心曲遂其狀陛下聽之以誠謂爲當舉峻其所罰用直群司罪名及加寃聲大振陛下深鑒其事詔命中留曾不旬朝馳聞海内使遠方之人疑陛下明有所擁令無必行奸以陷君孰任其咎儻二人獨決延齡之手死不得言化理之失豈不重乎陛下常以登聞之鼓置之於庭必欲人情纖微不滯於外比来或事繫度支銜寃上訴皆不即驗問盡付

延齡縲囚衣冠攘奪孤賤身不足償其怨家無以應其求怨痛内緘誰與為理矰繳盈路動而見拘咫尺天門不敢上訴延齡之威益熾疲人之苦日深陛下以延齡為賢言者皆妄不若明白其罪昭示萬方使延齡無辜辯之何害儻兇惡滋蔓欝於人心決之不時所傷豈細臣實寒心銷肉用是為憂伏惟俯鑒聖情召臣問狀有一非據罪在面欺臣不勝迫切之至

二表見文苑英華舊注陸贄貞元十年貶元稹元和元年除拾遺相去十一年疑非稹作愚按微之以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八中制科為拾遺當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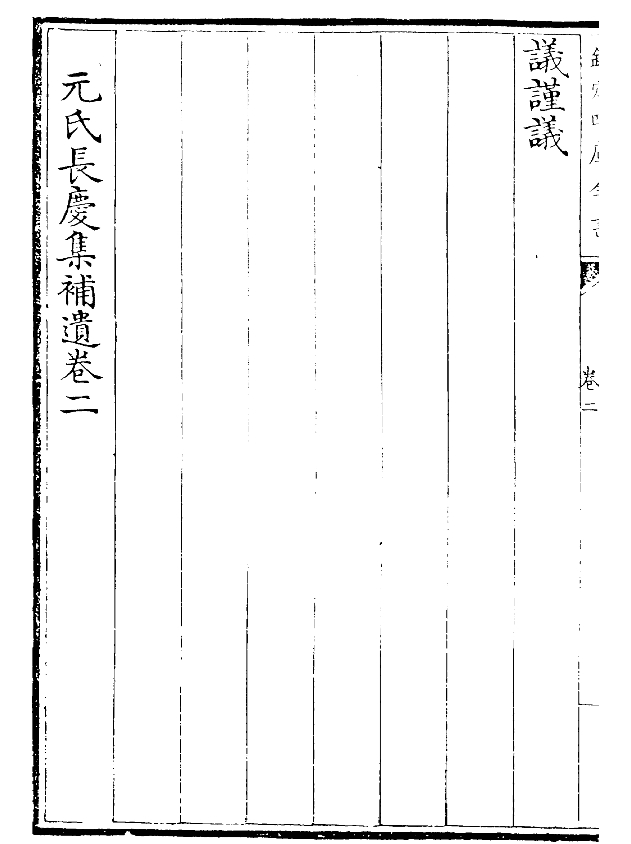
之戚雖未為諫官而已年十八九矣二表或是代人之作蓋公與樂天書叙貞元十年已後事云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則裴亦時事之尤者也况公生長京城代人作表論裴想當然爾

議

錢重物輕議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為病頗甚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總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豈宜待問方始啓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茍非

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
採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
令乃備數庶官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
位素飡之責況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
知至於業廣即山税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
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羣議所共措事皆然但在
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説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
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餅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





議謹議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二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三

唐 元稹 撰

判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茍異因緣之

姦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爰毫遂見尤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為千比賜縑而難赦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茍殊魚魯相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詐以可行難書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詐人在法當爾

易家有歸藏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隣人告其左道

不伏

對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背於周經而七八爲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歸辯數雖冠履相暌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修隄請種樹判

乙修隄畢復請種樹功價有司以為不急之務乙固請

營繕令諸傍水隄内不得造小隄及人居其隄内外各

五步并隄上種榆栁雜樹若隄内窄狹地種擬充隄堰

之用

對

善防既畢固合程功柔木載施亦將補敗乙之亟請誰

謂過求隱椎之役雖終列樹之思尚切有司見阻無備

實難苟恷養材之資蓋非長利遠求為捷之用豈不重勞當有取於繕完顧何煩於藝植且十年可待五步足徵防在未萌著之先甲因而致用庶無豨子之災言之不從恐累匏瓜之繫

夜績判

得縣申歲十月入人里胥使婦人相從夜績每月課四十五功聽其歌詠行人善之徇於路按察禁之太師以失職致詞

對

天廻地旋陽生隂息玉衡指孟冬之野促績鳴寒金昂臨短景之昏厥人當㷠相彼同色疑作邑懋哉惟時戒坐塾之里胥稽其旣入率同巷之衆婦績以相從素緒霜梁共紛如於永漏紅光炎上俱省費於餘輝夜兼功以日多日存課而年最若𢉖叔之勸蜀𦅸袴興謳類古公之居豳茅綯斯誦故令風俗翕習家室乃宜有未得其所然或心傷而發詠則摽梅求吉編王化之音采芑懷

征列雅章之內行人掌乎宣布載在搜揚得詠言於此邦將遐徇以遒邁太師典樂允被克諧之恭按察觀風何為失職之禁先王制法寧罰有詞

田中種樹判

乙於田中種樹隣長責其妨五穀乙乃不伏漢書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穀以備災傷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獲如冠盜之至環志作還廬樹桑云云

對

百草麗地在物雖佳五稼用天於人尤急乙姑勤樹事

頗害農收列植有昧於環廬播穡遂妨於終畝雖椅桐梓漆或備梓人之材而黍稷稻粱宜先后稷之穡苟斷冐隴焉用成蹊縱有念於息陰豈可侔於望歲植之塲圃合奉周官置在田疇殊乖漢制既難償責無或順非

屯田官考績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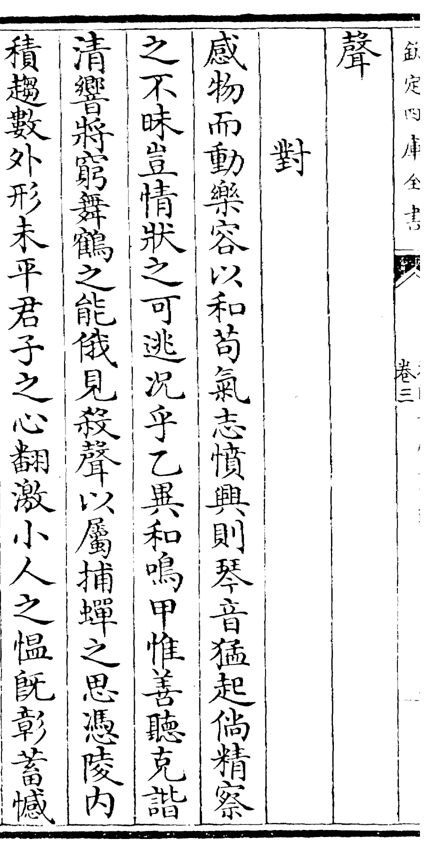
戊為營田使申屯田官考課違常限省司不收辭云待農事畢方知殿最

對

要會有期誠宜猒狀籍斂未入何以稽功戊也將俟農收方明績用三時罔害然有別於耗登五稼未終安可議其誅賞當從責實寧俾課虛苟欲考於歲成姑合畢其田事雖賢能是猒比要宜及於計偕而稼穡其難收功當俟於協入詳徵著令固有常規農扈之政不乖蘭省之非斯在

怒心鼓琴判

甲聽乙鼓琴曰爾以怒心感者乙告誰云詞云粗厲之



聲

對

感物而動樂容以和苟氣志憤興則琴音猛起倘精察之不昧豈情狀之可逃況乎乙異和鳴甲惟善聽克諧清響將窮舞鶴之能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內積趨數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慍既彰蓄憾詎爽明言詳季札之觀風尚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曰譸張斷以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褊心

迴風變節判

甲鼓琴春叩商秋叩角樂正科慦時失律訴云能迴風變節

對

八風從律氣必順時五音迭奏和則變節絲桐之妙苟極寒暑之應或隨甲務以相宣因而牙動和飯牛之唱白露乍結於東郊授舞鶴之聲青陽忽生於南呂鼓能氣至藝與天同且異反常之妖何傷應感而起惡夫典

樂曾是濫科涼風徐動於鄭奏遷云失節寒谷倘移於鄒律何以加刑克叶之薰無令寘棘

五品女樂判

辛為五品官有女樂五人或告於法詐云三品已上有一部不伏

對

聲樂皆具以奉常尊名位不同則難踰節辛也榮沾五命始用判懸僭越三人終乖儀制非道不處多備何為

苟耽盈耳之繁遂過桑兮之數廣張女列徒効尤於馬融内顧何功欲思齊於魏絳罔循唐令空溺宋音雖興一部之詞其如隅品之異請懲擾雜以償人言

學生鼓琴判

已為太學生好鼓琴博士科其廢業訴云非鄭衛之音

對

夙夜惟寅雖無捨業琴瑟在御誰謂溺音苟未爽於克諧亦何傷於不撤乙也良因釋卷雅尚安絃期青紫於

通經喜趣愧市鼓絲桐之逸韻叶暢薰風好濫旣異於文侯和聲豈乖於曾子欲科將落合辯所操儻雜桑間之淫須懲煩手若經杏壇之引難責平心未詳綠綺之音何速青衿之刺忝司綿蕝當隷國章載考繩違恐非善教

毁方瓦合判

太學官教胄子毁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本不許

對

教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
發蒙宜先屈已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
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
合土之譽況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為儒禮貴用和子
張亦非於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
均之言何憚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八 集部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四

唐 元稹 撰

制

授韋審規等左司戶部郎中等制

敕尚書郎會天下之政上可以封還制誥下可以昇負牧守居可以優游殿省出可以察視違尤非第一流不議茲選守職方郎中上騎都尉韋審規等皆歷踐臺閣

閑達憲章或滿歲當遷或擇才斯授皆極一時之妙足為三署之光於戲提紀綱而分命六聽左右司之職甚重登生齒以比董九賦人曹郎之任非輕勉竭彌綸之心勿虛俊茂之舉可依前件

授蕭祐兵部郎中制

敕兵部郎中佐夏官理邦國以平不若辨九法九伐之重輕稽五兵五楯之衆寡非踐更臺閣從容聞望者不在兹位流品既清選任彌重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

上護軍賜緋魚袋蕭祐才行忠信達於予聞課吏陟明誕若攸職拾青紫於儒術擅金石之揮毫允謂賢能宜當慰薦可守尚書兵部郎中散官勲賜如故

授羅讓工部員外郎制

敕義成軍前度支判官朝議郎撿挍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羅讓昔陶弘景一代高人始願四十為尚書而猶不遂國朝選署尤用其良以爾讓敏而好學直而能温甲乙亟登班資歷踐頃將軍辟士權

資孫楚之坐籌令會府掄材復奬馬宮之射策無忘辨護以宣程品日省月試用勸百工可尚書工部員外郎

授丘紓陳鴻員外郎等制

敕朝議郎行左補闕上柱國丘紓諫諍之臣入言於密勿之際群下莫得而知然而政有汙崇由爾之得失也朝議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國陳鴻禮秩之官草儀於朝廷之内四方之所觀聽是以察其事為見爾之能否矣以爾紓久於侍從可以序遷以爾鴻堅於討論可以事

舉並命省闥足謂恩榮慎乃攸司無違夙夜紓可膳部員外郎鴻可虞部員外郎

授嗣虢王溥等太僕少卿制

敕正議大夫行宗正丞嗣虢王溥守隨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逢等昔我憲宗章武皇帝法尭睦族深惟本枝乃詔執事曰伯父叔季幼子童孫在屬籍者必命卿長以才行聞而溥等國族之良雅副兹選糾訓群僕允釐王官各率迺誠無替厥職溥可權知太僕少卿逢可

守衷王府長史餘如故

授張籍秘書郎制

敕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秘書郎

授張奉國上將軍皇城留守制

敕環太微諸星有上將次將之例所以拱衛宸極誰何

不若句予置上將軍以禦侮率是道也前皇城留守張奉國謙能養勇明以資忠早飛翕翼於未擊之前痛心疾首於見危之際常一作能擒狡猾克定妖氛行賞計功屢昇榮級朕愛其忠厚難以外遷稍移晝冐之間不失爪牙之任為吾守禁勉爾干城可撿校兵部尚書兼左衛上將依前充皇城使

授杜叔良左領軍衛大將軍制

敕十二衛大將軍典掌禁旅張皇六師猶藩垣之捍宸

極也為任不細是以出則授以弧矢驅犬羊於虜庭入則委以爪牙領貔貅於魏闕中外遞用僉謂恩榮前朔方靈鹽定遠等城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王食邑三千戸杜叔良將門之子不墜弓裘頗閱詩書素明韜畧頃以五原近寇禦侮才難遂俾敺攘實資毅勇星霜屢換節制斯勤雖不立竒功而無忘慎固尚多毗

倚迺命徼廵勉服新恩以彰前効可驃騎大將軍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元從功臣勲封如故

授劉泰清左武衛將軍制

敕劉泰清文武並用必推其才久次不遷則有昇敘以爾踐更吏職星歲頗淹例當酬勞用進常秩奮我武衛以列周廬斯亦信臣之任也其勤厥職式副予恩可游擊將軍守左武衛將軍

授薛昌朝絳王傅制

敕薛昌朝等國有政職之要其一曰具員所以稽績用而昇秩序也爾等典掌衆務勤歴一作勞歲時無畏一作瘝厥官能舉其政擇才以佐諸邸選士以列東朝亦吾藴崇本枝之意也爾無易之可依前件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敕王自勵左右禁旅非材力過人而忠厚謹信者不在壁壘庫樓之地惟爾自勵備吾遐中平蔡之師亦有功伐追思舍爵之賞擢授曳裾之寮特示新恩且仍舊職

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原王府諮議叅軍依前殿中侍御史如故

授郭皎冀王府諮議制

敕郭皎材任爪牙姻連肺腑領轅門之右廣假桂苑之元寮夙著威名嘗頒勇爵元戎啓狀慶澤覃恩宜輟豹韜之雄以資鳫沼之畫可行冀王府諮議參軍餘如故

授薛昌族等王府長史制

敕建邦之王府置長史司馬以紀掾屬之秩序而稽其

職業也前寧州刺史薛昌族前泌州刺史烏重儒等皆勲伐之子孫並良能之牧守朕河山在念肯忘奬勞藩邸求才實思高選昔阮孚以嘯詠自樂麗秀有忠烈可佳更任王宫咸稱國器令之禁授其在兹乎佇移汝理郡之方以助予維城之固昌族可行絳王府長史重儒可守冀王府司馬散官勲如故

#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五

唐 元稹 撰

## 制

### 授王承迪等刺史王府司馬制

敕莒王府司馬王承迪恭王府諮議參軍賜緋魚袋王承慶等乃祖乃父有勞邦家而承迪等亦効忠於我伯仲叔季罔漏恩榮或典方州或昇清貫惟恐未稱豈礙

彛章兼秩憲臺勉當優異承迪可守晉州刺史承慶可莒王府司馬兼侍御史賜如故

授楊巨源郭同玄河中興元少尹制

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隂縣令郭同玄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巳長各居官守因其滿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河中少尹同玄可權知興元

少尹

授裴寰奉先縣令制

敕裴寰等尹正務重自掾屬已下至于邦畿之長往往選署以聞從而可之亦委任責成之義也以爾等或理課居最或保任稱能將委劇曹亦專近邑各懋乃職用酬爾知可依前件

授衛中行陝州觀察使制

敕邵伯聽事於棠陰之下而人勿翦其樹我知之非忠

信仁愛以得之耶今自關東由洛而右數百里之地盡
置為軺車臣所理葢有以表率方夏張皇京律聿求其
良用副憂寄朝請大夫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衛中
行始以詞賦深美軒然有名甲乙符昇遂拾青紫逮其
書命文鋒益銛能搴菁華以集麗則出補近郡號為廉
能勤而不煩簡而不苟郊迓館穀賓至如歸長劭農人
咸用胥悅移領巨鎮疇將爾先況封壤因連習俗參合
用之政乂關陜之甿吾固有虞於爾矣至於觀聽他邑

儀刑下寮旁臨傳說之巖特假趙堯之印遺風未泯官業具存苟能行之無患不至可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授蕭睦鳳州周載渝州刺史制

敕前劍南三川榷鹽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蕭睦前知鹽鐵轉運山南東道院事殿中侍御史周載等由文學古施於有政三驗所至莫匪良能河池近藩南平東險綏戎阜俗必藉長才副我虛求（一作懷）牧兹凋瘵事時

農勸用節人安三年有成惟乃之効睦可鳳州刺史載可渝州刺史

授王師魯等嶺南判官制

敕王師魯等古稱南海為難理葢蠻蜑獠俚之雜俗有珠璣瑇瑁之竒貨為吏者不能潔身無以格物是以非吳處默之清德不可以糴遠人非孫子荆之長才不可以參密晝爾等皆當茂選取重元戎更職命官各如來奏可依前件

授鄭仁弼檢校祠部員外充横海判官制

敕鄭仁弼諸侯辟士古實有之近制二千石以上乗軺車者則開幕選才由古道也仁弼等有勞叅畫重肩以閫威等著稱詞華翺亦致請臺省茂膺兼命式示恩榮無忘切磨用副匡益可依前件

授王陟監察御史充西川節度判官制

敕王陟等列諸侯之賓者遷次淹速得與上臺比倫其或饋餉務繁叅畫禮重亦得輟自他職副其所求爾等

或以政聞或以藝舉守臣上請信不予欺各竭乃誠以修厥績可依前件

授盧罃監察裏行宣州判官制

敕盧罃等宣城重地較緡之數歲不下百餘萬管幹劇職靈鹽近戎分務簡僚不易宜稱爾等研究儒術修明政經勉慎所從以承其長可依前件

授崔鄘等澤潞支使書記制

敕崔鄘鄭翺等近制藩府臣僚自軍司馬以下皆得選

任其良執事者所移異職而鄜等事愬以狀聞各以秩遷毗于新邑勉爾誠志俾無尤違鄜可監察裏行充澤潞等州觀察支使翺可協律郎充昭義軍書記

授楊進亳州長史制

敕楊進頃者師道潛遣兇徒將焚京洛姦謀指日忠告先期俾無赬尾之災實賴赤心之効雖居禁衛未免食貧言念前勞宜沾厚秩式佐郡府仍壯軍容尚旌撲滅之功以示優崇之賞可守亳州長史仍令宣武軍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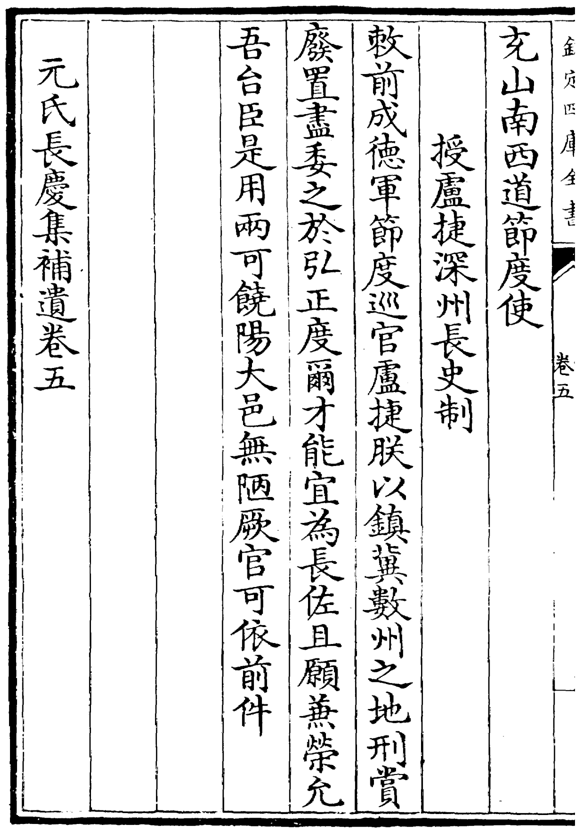
攸隨要中驅使

封烏重胤妻張氏鄧國夫人制

敕古者夫為大夫則妻為命婦況在小君之位未加大國之封豈惟有虧𢼸章抑亦無以勸忠力也某官烏重胤妻張氏以鳴鳩之德作合邦君輔成勲猷馴致爵位雖從夫貴未授國封今以南陽本邦善地錫為湯沐加號夫人兹乃殊榮足光閨閫可封鄧國夫人

授烏重胤山南西道節度使制

門下惟梁州會險形束襟帶皇都南開蜀國西控戎落地宜用武政必兼文茲惟信臣膺是專委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才本雄勇器惟温茂承累將之業不以驕人歷重兵之權每思下士沈威不耀至信自彰立奇節於遏亂之初成休勲於盪寇之日焯然來効夙簡朕心自經理海邦訓齊戎旅災荒之後安阜為難政以和均人斯悦勸善績可舉壯猷克宣是用遷鎮近藩更弘遠畧恢復西土伊正南都式寵忠勲宜服榮奬可撿校司空





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授盧捷深州長史制

敕前成德軍節度巡官盧捷朕以鎮冀數州之地刑賞廢置盡委之於弘正度爾才能宜為長佐且顧兼榮允吾台臣是用兩可饒陽大邑無陋厥官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五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六

唐 元稹 撰

##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晏擾雜其間他人或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

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鄭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女鄭婦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産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

曰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坐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子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一作鬟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

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絶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

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曽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来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諭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

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来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

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恵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辭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絶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欻而起則見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

何為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裀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

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劄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畧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

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

琴響時羞顔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辭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

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幽離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始終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情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

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其
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
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
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
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
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
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

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强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絶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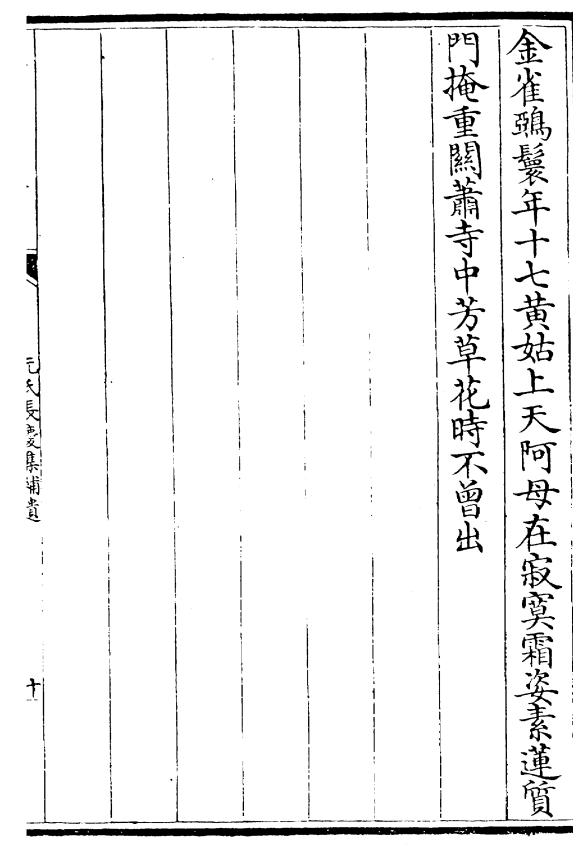
遥天初縹緲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
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
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瑶釵行
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瑶華圃將朝碧帝宮因遊洛城
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闇通低鬟蟬影動
迴步玉塵濛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
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
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亂髮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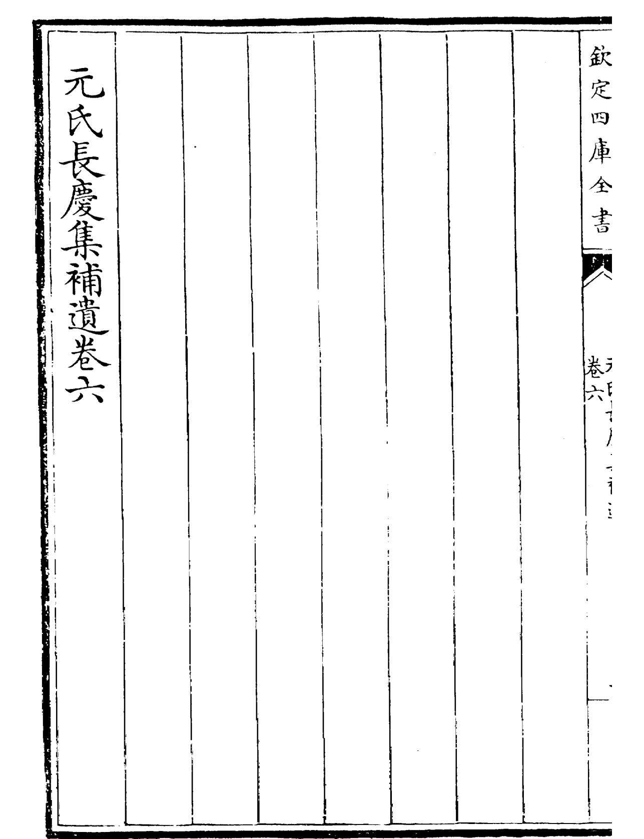
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辭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鐙遶閽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曈曈乗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艸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衝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絶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

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廻懶下牀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憔悴

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来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予甞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歌曰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緑窓嬌女字鶯鶯


金雀鵶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
門掩重闗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元氏長慶集補遺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元氏長慶集附錄

新唐書本傳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六代祖巖為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鋭遇事輙舉始王叔文王伾以幸太子宫而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

脩廢學增冑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於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閲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馬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馬人之情莫

不耀所能黨所近茍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髙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髙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宫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

後雖閒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髙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来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髙不為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為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為證豈不哀哉比来兹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眊聵即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

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冑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

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宫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来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

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内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内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特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

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謇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

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項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

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修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為刺史閱旬追還詔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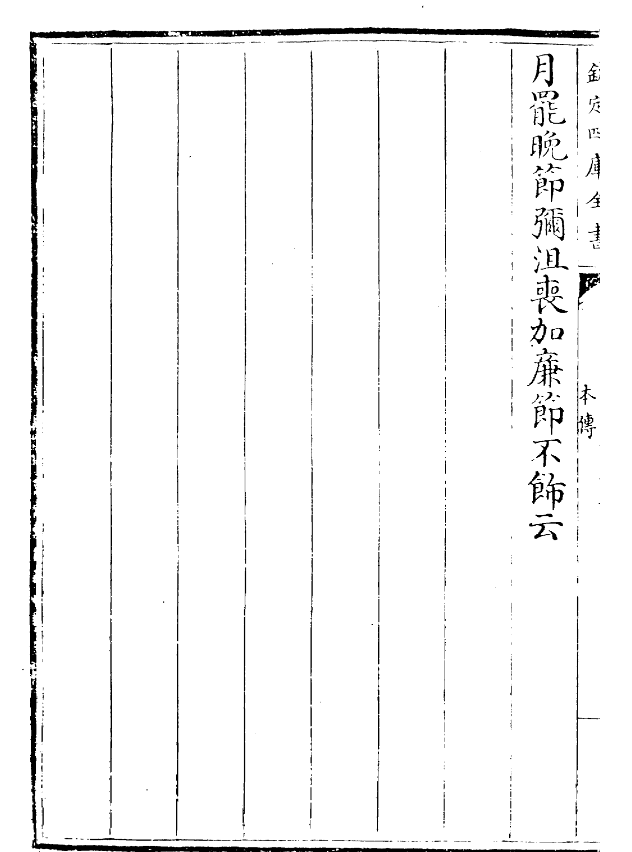
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
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皐杖安吉令孫澥
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
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
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為養子田季安盗取洛陽衣
冠女汴州没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
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
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

稹敗而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為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

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内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羣有司
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
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
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郤之度三上疏
刻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
廹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
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
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

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訴裴度曰于方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皆罷宰相出為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第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

者慰積再朞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積奏罷之大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積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積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





本傳

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

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毁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柬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
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
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登府不
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
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
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柰何咸不快意
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
不快者乘其便相噪㗋坐公專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

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
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
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
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
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
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答君知無何有
憸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

與同位兩罷之岀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户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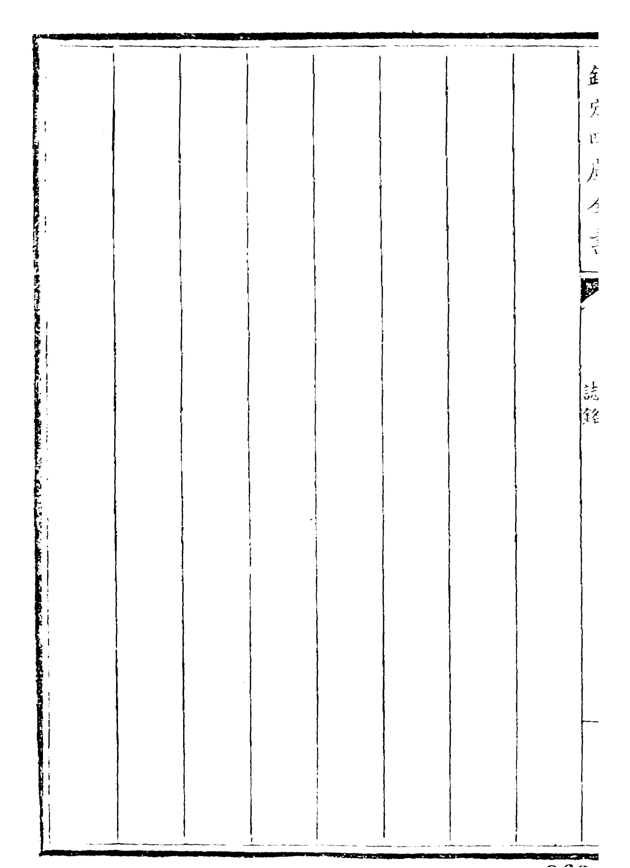
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水雨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户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馬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禄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

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齠齔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曁諸孫等號護裔婁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于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

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
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
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
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
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
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
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
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

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謹案補遺卷一第二頁前五行鋪設繡紅茵刊本

繡訛是據全唐詩改

第三頁前三行等閑弄水流花片按全唐詩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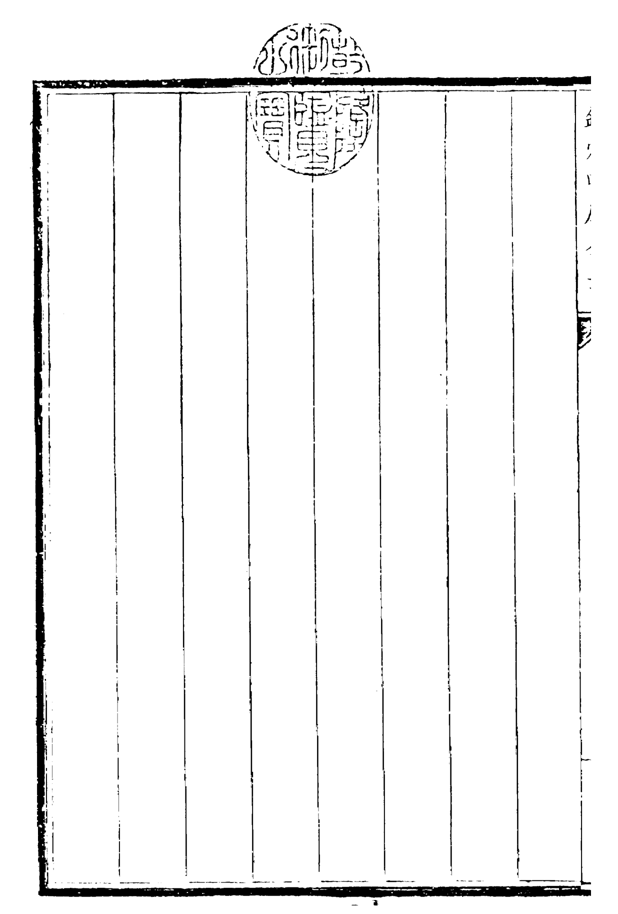
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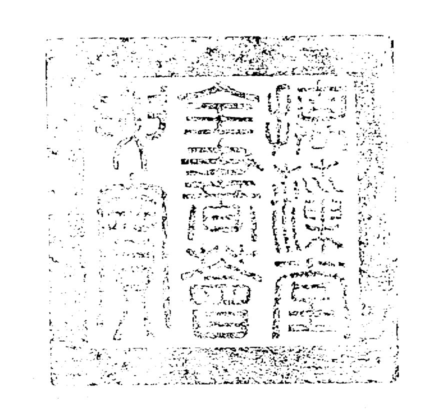
第三頁前七行故心終不移按全唐詩故上有相

見二字

第五頁前八行憶得雙文朧月下刊本朧訛籠據

全唐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

